

9

南京文化的劫难

(1937—1945)

孟国祥 著

Cultural Disaster in Nanjing: 1937—1945

Meng Guoxiang

南京の文化的災難(1937~1945)

孟国祥 著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

系丛
书列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と文献シリーズ

Series of Books on the Studies and Documents

張伯興 編

Edited by Zhang Boxing
丛书主编 张伯兴



遇难者
VICTIMS
遭難者 300000

南京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

丛书主编 张伯兴

9

南京文化的劫难 (1937—1945)

孟国祥 著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文化的劫难(1937—1945)/孟国祥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7. 9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张伯兴主编)

ISBN 978 - 7 - 80718 - 309 - 9

I. 南… II. 孟…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 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2076 号

书名:南京文化的劫难(1937—1945)

作者:孟国祥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社

地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址:<http://www.njcbs.com>/www.njcbs.net

联系电话:025 - 83283871(营销) 025 - 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cbs.com

责任编辑:沈丽国

装帧设计:杨 茜

图片提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印 刷:南京爱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24. 25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18 - 309 - 9

定 价:42. 00 元

封面图片为惨遭日军洗劫的南京中山门一带

封底图片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标志碑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 罗志军 孙志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任 叶皓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小野贤二[日] 本多胜一[日]

安斋育郎[日] 步平 李恩涵 李海荣

苏智良 周世康 荣维木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日] 谭汝谦[美]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张伯兴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嵬 孙宅巍 朱成山 朱同芳

张宪文 孟国祥 陈沈张 经盛鸿 徐康英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内小夜子[日] 马振犊 王卫星 王伟民

王嵬 卢海鸣 艾德林 朱天乐 朱成山

刘燕军 孙宅巍 沈丽国 吴静 张宪文

陈娟 陈沈张 陈俊峰 杨斌

松冈环[日] 林伯耀[日] 周红

孟国祥 经盛鸿 赵建民 拾峰 郭必强

候曙光 徐康英 高晓星 梁强 曹必宏

潘涛 樊立文



丛书总序

张伯兴

7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在南京制造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事件，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诸多暴行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暴行之一。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对战争罪犯进行了严惩，为中国人民和被侵略的世界各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使被侵略的受害者，特别是南京被屠杀的30万亡灵得以瞑目和慰藉。

南京大屠杀事件距今已70年，早已是历史的铁案。然而，至今日本当局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一直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的态度，致使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嚣张，一再出现否认侵华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不断散布美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言论。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竟把“侵略”改为“进入”中国，意欲达到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目的。这些卑劣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愤慨。他们纷纷要求编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并为遇难同胞建馆立碑，藉以铁的事实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历史的言论，并昭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屈辱的历史，激励大家树立以史为鉴、振兴中华的决心。1983年11月，南京市人民政府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组织力量对南京大屠杀史开展研究。

1983年至1985年,随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筹建和建成,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向国内外的档案馆、博物馆、影片资料馆、史学研究单位、高等院校以及中外人士广泛地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征集工作,收集到一批当年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纪实、日记以及“两个法庭”审判的档案资料等。与此同时,还于1984年在10个城区和郊区范围内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普查,发现仍健在的幸存者、目睹者、受害者1756人,并专访了参与“两个法庭”审判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在此基础上,组织南京地区的专家、学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除陈列展示外,还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等书籍,拍摄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纪录片。这些资料集和专著的出版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内外一批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公布,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其研究形式、方法、机构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适应研究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于1995年率先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民间学术性研究机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该研究会的成立,在国内外反响很大,团结了一大批中外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并多次召开了有关南京大屠杀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大救援图集》等20多本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与此同时,有关研究人员还先后赴美、德、英、日、丹麦及中国台湾地区收集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新资料,随即出版了一批新的史料集和专著以及南京大屠杀的音像制品。2005年以来,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主编的28册《南京大屠杀史料》最具有代表性,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依据,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上述这些史料的出版,大多偏重于史料性,其研究性,特别是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留下的证物证据相对比较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该研究会经多年的广泛征集,收集到数万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物和资料。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关心、资助下,该研究会拟组织专家对这些文物、史料进行鉴定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系列专史研究与文献丛书,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印记(手印篇、脚印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像》《南京大屠杀历史报刊集》《南京大屠杀文物史话(纸质类、铁质类)》《南京保卫战阵亡将士档案》等。这些图书的编撰与出版,将填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在实证性研究方面的空白,使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更具全面性和完整性。由于文物类、名录类、档案类等类别史料内容广泛,征集与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我们将按类别陆续以分册形式整理出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以史为

鉴,面向未来,维护永久的中日友好关系和世界和平,我们将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该研究会为平台,团结海内外有志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把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007年5月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



作者简介



孟国祥，江苏金坛人。现为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教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90 余篇，其中 20 余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专著、合著 12 部，如《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国共抗战大奸奸》（档案出版社）、《蒋介石六面迷云》（台湾先智有限公司）、《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新四军发展史》（山西人民出版社）、《米字旗下的中国朋友》（北岳文艺出版社）、《民国司法黑幕》（江苏古籍出版社），译著《紫禁城的黄昏》（江苏古籍出版社）等。

自序

本书是我致力于抗战损失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1995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抗战损失和战后索赔始末》，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而本书则是专门研究抗战时期南京的文化损失。纵观近20年的研究，课题是越做越小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对一个国家长达14年的战争损失研究，确非个人力所能及，因此我一直呼吁政府组织抗战损失的调查和研究；另一方面，我也深深感到，题目小也许才能挖掘深。由于生活在南京，对本课题的研究或许方便些。

在抗战损失研究中，我也有着自己的特别感受。我从事抗战损失研究始于1985年，那是一次在档案馆查阅档案时，无意间在一个卷宗中发现一张关于抗战损失登记的表格。当时我内心萌发出一种莫名的冲动，因为那时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或在祖国大陆凡是能见到的史学论著和历史教科书，都没有说明在那场艰苦卓绝、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究竟损失了多少，我们抗战胜利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的损失为什么得不到赔偿。我觉得有责任搞清楚这个问题，于是就寻找资料，相继于1989年、1991年在《民国春秋》《近代史研究》发表抗战损失调查和战后索赔的文章，同时与东南大学喻德文同学合作，撰写并着手出版《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一书。由于某种原因，书



稿未能出版，一搁数年。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我想也许这是出版的一次机会，于是冒昧地请革命前辈、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审稿把关。廖老提携后生，亲笔写就8000余字的长序，向读者推荐该书。由于廖老的相助，拙著才得以面世。我至今依然敬佩廖老治学的严谨和求真的胆识，感激他对后生无私的帮助。

由此，我感到要把握好研究与宣传、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有难度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受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影响很大，特别担心研究成果会影响现实的政治和外交。诚然，历史与现实有时联系是密切的，历史问题有时就是现实问题，现实问题往往有着历史的沉淀，但大致还是能够区分的。战后，日本和美国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美国长期驻军日本，日本经济发展又有重要的美国因素。然而自1952年起，日本就在长崎（1952年）、广岛（1957年）建造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他们也没有怕刺激美国人的感情。因此，关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国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应当一以贯之。

关于抗战损失研究，由于涉及的内容多，战后国共政治对峙并爆发内战，没有能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损失调查与统计，加之资料分散祖国大陆、台湾等地，战争结束60年后再着手研究，就会遇到很多困难。至于南京的文化损失，尤其是日军将南京的图书、古物劫往日本，因为侵略者是不会轻易留下证据的，所以，研究的难度更大。虽然已有数篇论文对此有所涉及，但限于资料不足，描述性的、重复引证性的多，尤其在损失数量问题上，往往多存歧见。

本书试图在对战时南京文化损失全貌分析的基础上，

尽可能以史料和数字加以说明。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数据照录不误,对没有搞清的问题存疑待考,不枉加断语。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历史学是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后人总是与时俱进,用新的理论和视觉去解读历史,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但历史性应该永远居于首位。历史学的存在,正在于其永远的历史性。史学论著可以失之于枯燥,但不可失之于真实,否则会适得其反。记得2000年12月应邀在日本熊本市作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报告时,一位日本老人问我,谷寿夫(原日军第六师团长,熊本人,因其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战后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攻入南京时,是否曾对日军官兵“宣布放假三天”,并希望我加以解释。这位老人拿出中文版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指认给我看。我发现,这是我国国内某文艺出版社的纪实文学作品。谷寿夫放松军纪,纵容日军犯罪是实,但没有材料能作为显示他对日军“宣布放假三天”的证据。可见,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题材上,即使文学作品,基本的历史事实也应该得到尊重。

在南京大屠杀及其所造成巨大灾难面前,任何否定、翻案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但是,南京大屠杀研究必须接受学术的检验和考问。研究成果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宣传教育也越有说服力。记得网络上曾转贴了一位新加坡华人的文章,题目是《中国人何以令世人尊敬》。该文以中国抗战损失和对敌作战战果的数据为例,告诉我们这不仅要让国人相信,也要让世人信服,关键是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时过境迁,我们已无法精确再现当年损失的情景。我以为,在看待南京文化损失数字问题上,也要避免求大、求



全、求精的误区，只能在典型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推演出总体损失的概数。人们最希望知道南京图书、古物到底损失多少，日军究竟从南京掠夺走多少文物，由于种种原因，事实上我们难以精确求解。如，就图书损失而论，要知道战前 53 家公、私图书馆的藏书数量，战时西迁搬走的数量，陷留南京的数量，战后接收的数量，这样才能概算出损失总数。而个人图书损失也许永远是个迷。但不能因为难以做到完全精确，就可以放弃精确的求证。我们的认识总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

本书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更多的新史料去求证。新资料有日本的、中国台湾的，更多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的。受资料等方面的限制，有些问题一时难有定论。本书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思路，以及必要的材料。

史学研究，既要求实，也要创新。本书与已有的成果相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一是发掘和利用新资料。如，第一次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南京市图书馆被毁的总损失。在日本归还中国的图书中，新发现有金陵大学图书的数量和目录，确证日军掠夺南京图书无疑。这为以往研究所未见，也鲜为日本研究者所注意。第一次研究得出江苏国学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的详细损失。二是确立了新的研究专题。如民间藏书损失、政府部会机关图书馆损失、书业及印刷业损失、中央研究机构损失等，为以后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思路。三是对一些史料进行考证，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如对《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

价目录》的成文时间以及数据可靠性进行考证和辨析,对以往将支那内学院和金陵刻经处损失混为一谈的误解予以澄清。四是利用日军官兵日记以及日本档案,剖析了南京文化浩劫与日本军政当局的关联。五是利用汪伪档案,结合战后敌伪文物的封存和清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特别是疏理了文化损失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建议。

拙稿虽已完成,但对于研究而言,仅仅提供了框架和基础,我所有的努力还处于收集资料的起始阶段。本书不足之处肯定所在多有,恳请识者批评指正。读者如能获益一二,我则心有所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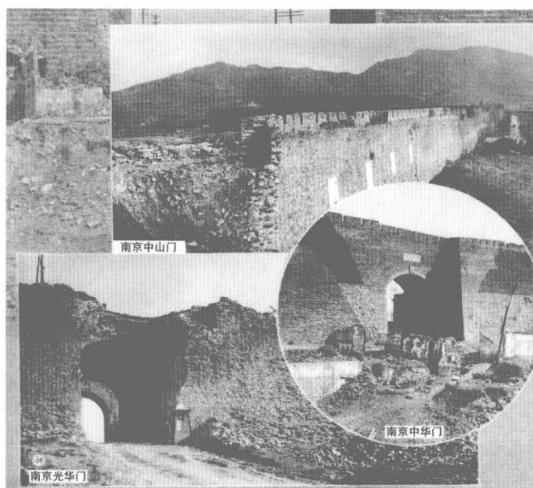
南京文化的劫难（1937—1945）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中华门。

——新华社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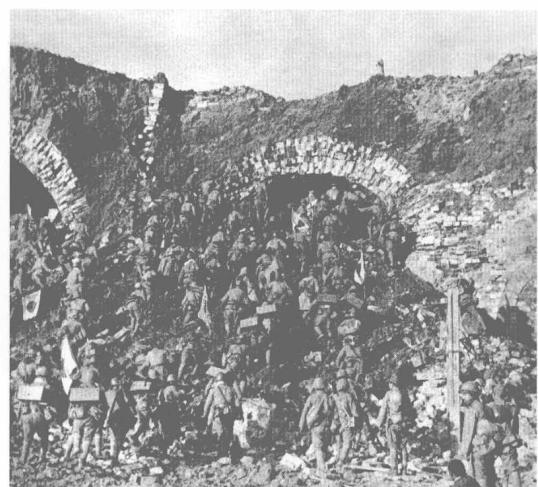


惨遭日军洗劫的中山门一带。
——《〔日〕村濑守保写真集
私の从军中国战线》



被日军炸毁的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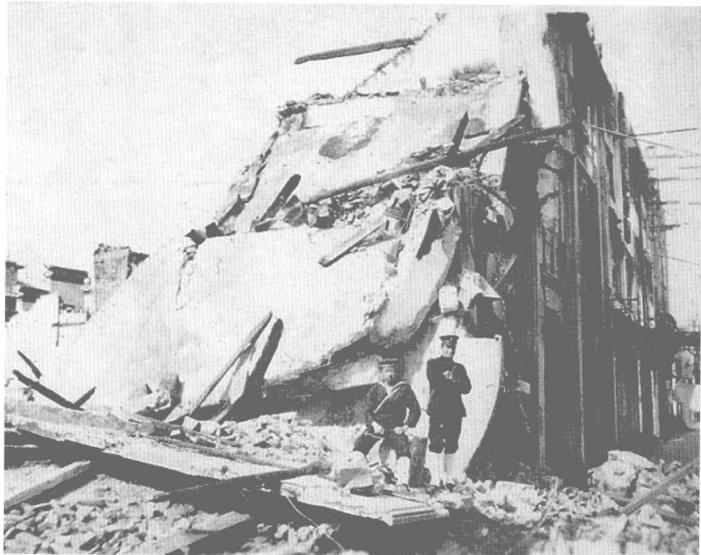
——《中支之展望》



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攻占中山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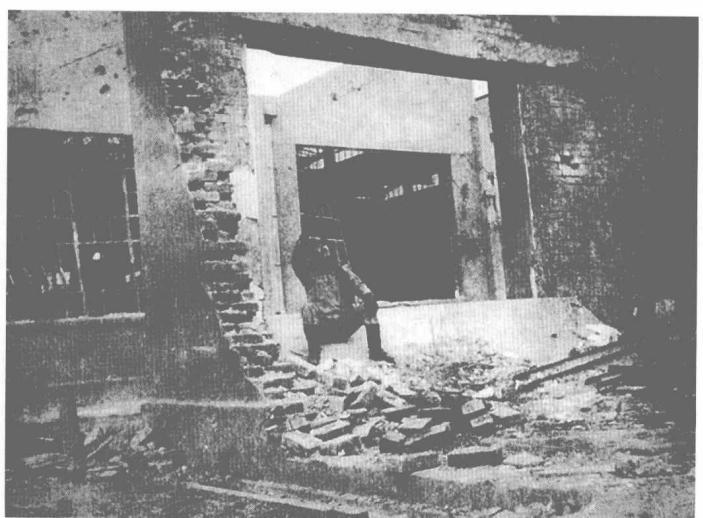
——《一亿人的昭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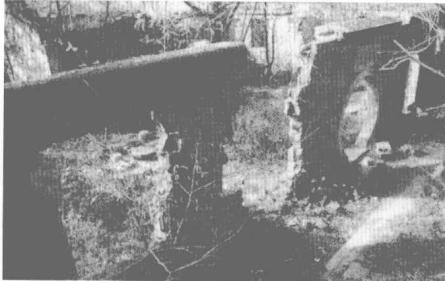
南京文化的劫难（1937—1945）



南京市内被日军破坏后，许多地方沦为一片废墟。

——《[日]伊藤兼男照片集》





中山陵藏经楼碑廊被日军炮火击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中央医院被炸。

——《日寇暴行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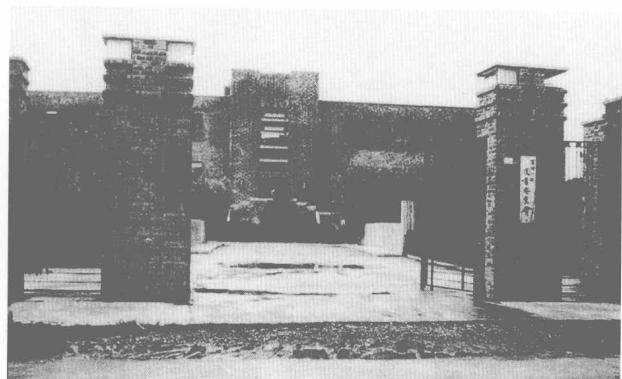
被日军炮火摧毁的中山陵永慕庐。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1937年9月25日下午，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与中央医院中间空地被炸出一弹坑（宽约13.3米，深约10米）。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片



日军特务科在南京竺桥地质陈列馆设立的“图书委员会”，专事劫夺中国的图书文物，集中运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